



屠緯真先生藿語

世宗
振錄
西
諸
考

昔成周定鼎於郊廓卜世三十卜年八百後享國長久卒
過其曆則以文武忠厚立國所涉澹培植國家之命脈深
長也我

高皇帝駘
羶穢之氣而復吾中國帝王世世相傳之
土宇得國之正超軼漢唐廓清之功高視千古規模既已
宏遠科條又復嚴密前代弊政無一不鑿戒而防閑以垂
永久以故久安長治亦自剖判以來所罕見然無往不復
無平不陂天之道也承平既久隱憂潛伏詎止隱伏亦既
形見矣此豈晏安高枕時耶人心怠肆風俗世窳國是舛

錯邊隅失策皇天示警玄象著異水旱妖災所在以聞明者睹于未形况已形顯灼之若是乎及其未決未潰而防患救弊烏可不亟講也隆伏在田間蓬居藿食無當世之責然竊嘗叨爵秩食

君祿

廟廊之憂漆室之慮時起伏展轉于胸中不能已已乃抒愚臆陳鄙見著為一論名曰藿語杞人憂天誠過計也尸祝越俎良非分也然其意則足采矣

識數

一曰識氣數夫好生者上帝德也帝心詎不欲天下千萬世乂安有治無亂哉良繇太極之理不能不墮于氣數則有陽必有陰有善必有惡有成必有壞有生必有死有治必有亂天下之萬物簸弄旋轉于其中不能逃焉雖曰氣數使然其實人事為之也人事得而善積和氣醞釀感召天降禎祥于是乎治人事失而惡積沴氣醞釀感召天降妖孽於是乎亂人事不能常得而無失是以天下不能常治而無亂治平之久假令人事無失天下何由亂亡既已亂亡矣如有至人起而拯之立躋治平以是知氣數不可

諉而人事之為要也氣數將趨于亂人不知省悟而顛謬
乖錯以應之雖欲不亂不可得也若有至人知天下治平
之已久禍亂之將興而急修道德立政事美風俗泝人
心動絕瑕類舉無缺失豫復隍之憂嚴衣衽之戒天下之
事日以萬全則既亂不至而郅隆長保矣上帝之心豈謂
治極而亂氣數必然不可以人事挽回人事修于此而既
亂生于彼萬無是理矣商太戊之世祥桑穀生于朝七日
大拱不可謂非氣數太戊修政明禮早朝晏罷三日而祥
桑枯死商道復興孰謂氣數之來不可以人事挽回哉夏
商之衰也則生桀紂周室之衰也則生幽厲漢室之衰也

則生桓靈晉室之衰也則生惠懷唐室之衰也則生敬昭
宋室之衰也則生徽欽而其間又生奸臣宵人以助成之
是誠氣數使然若當時人主惕然警悟幡然省改而急修
人事以挽之喪亂未必立至也管人云君相不言命君相
所以造命也若動輒聽命而諉之無可奈何則無為賢人
事矣

氣數

延攬

一曰開延攬千金之子或幼失父母之教俠邪亡賴日挾而誘之逸遊荒宴不親師友不近正人頑鈍桀傲罔知義理闇于世務口饜梁肉則不知有藜藿醫桑之夫身披綺紈則不知有懸鶉敗絮之子長其怕心不至漢落不已庶民之家尚然何況人主生長璇房瑤室受饗玉食錦衣居則繡闥行則琬輿妃嬙靡曷御其前麗豎貂璫侍其側耳不聞愁苦之言目不見淒涼之事心不關敗亡之憂身不經饒寒之苦酒色之足以損年壽昏暴之足以喪國家誰則告之四海之遠九州之廣即愁歎遍于閭閻謗讟煩於

衆庶奸賊伏于草野憂旤興于衽席又孰從而知之是以人主須日與天下臣民延接無論宰輔近臣從容賜坐講論移晷雖疏遠小臣芻蕘賤氓工瞽廝役耆夫奴隸皆得至人主之前親覲天顏應接罄欵於以咨諏治理勤求善道訪問民間之疾苦考核吏治之得失曉暢世務洞悉人情身居九重而明見萬里位處殿陛而燭照節屋善惡是非不得昏其鑑危亡啟敗日以惕其衷主德之所以聖哲而國家治安也明目達聰此不惟古聖后哲王為然漢之人主坐便殿小臣表盞乃得至其前引卻慎夫人之座又降顏與耆夫面談應答如響唐主從容與耒朝縣令談論

風俗治道君廣虛懷事無壅闕歷代若此歎秦奸臣欺紿二世云令人主深居宮中群臣罕得見其面如是以為尊貴上下隔絕耳目不通然後惟吾所欲為而莫之忌此亡秦之轍耳今聖明之朝事超越前代而獨此一節乃襲秦舊何也古帝王詢及芻蕘工瞽而今則殿庭輦轂臣僚終其身不得一近龍顏接天語古帝王延見縣令小吏訪問治道風俗而今則輔弼大臣公孤元老不得常見則敬憚威嚴不敢仰視又安能披肝瀝膽盡言抗論乎故隆以為當今急務主上宜數御便殿延見大小臣工開顏霽威問以政事令臣下務得以盡言戰事所關不必大臣

貴僚即冗散小吏或召至御前人臣得被容接光寵遭
遇亦勸下作忠之一助也凡御經筵日講儒臣講課之後
主上亦須訪問政事辯難義理何嫌媿：詳悉講官擇語
而談主上拱默而聽後取了事塞責講罷退矣此何益乎
人主溫顏接下虛懷受人益成其盛德豈必深居罕接而
後為尊貴哉此輔臣力可得之主上而曾不聞留念及此
何也且此一事獨起于秦二世夫秦二世何足法也

延攬

重輔

一曰重輔毗今之輔臣悉用詞垣夫黼黻 皇道潤藻太
平此文章事也若進在政府贊襄機密有不盡于文章者
故選用輔臣宜擇德器端凝才識練達洞悉古今諳曉世
務負公輔之望者不當直以資秩文名而用之而詞臣方
在編摩館局時亦須深念今日館局之臣即將來公輔之
選寧可徒尋章摘句搦管抽毫耽雕虫小技而已凡國是
廟筭吏治民情刑名錢穀邊務戎機皆當留心豫講或討
故實或審時宜咸其責也而尤當克已去私宅心公虛以
天下萬世為度而我不與焉夫輔臣之權利富貴大矣其

得喪利害亦大矣機務眩惑得失煎熬求望日多奔走愈衆平居十分之品至此才得其六七五分之品至此才得其一二泛論抵掌時誰不能惜前代之失摘往事之非一旦身當其處或有謬而不然者古大臣自臯夔伊周而後粹乎無可復議者幾何人哉公輔之地不易處也明矣烏可不眷且重乎夫人才難得則選用宜廣古之卜相無間農工則今於翰苑之外或叅用中外他官一人可也

輔毗

選舉

一曰廣選舉雉兔之置不掩麟鳳魚蝦之網不絳神龍卓越竒偉非常之材高卧當穴長嘯煙霞或非近世科目之所得也古帝王之得豪傑聖賢或以夢卜或以徵聘或得之農工或得之魚釣或得之商販或得之囚虜朝為布衣暮列卿相卒之才請鵲起功烈鴻茂材非一品取非一途蓋亦廣矣漢舉選有賢良直言極諫孝廉明經孝弟力田明當世之務習先聖之術四科文學高第行義茂才異倫茂才特立淳厚有德直言勇猛知兵法有大慮賢良方正茂才有道耆儒九品官人諸科晉宋梁有勇猛秀異之才

孝廉秀才九流中正明經幹理高才博學諸科唐有明經
秀才俊士進士有道童子制舉通一藝以上諸科宋有進
士九經五經開元禮三史三禮三傳學究明法詩賦策論
諸科選舉之途若是乎廣也 我朝國初尚有賢良方正
等科今則一切罷去而歎以舉業取士上之精神意向所
指下必風馳雷動而奔走焉士之卓瑰茂異非常者即天
稟姿性與其材具學力之所成就品各不同莫不回心壹
意而研討舉業率以此進二百餘年來名公碩輔英喆雄
杰策勛竹素流聲天壤者往往繇此而出故亦不乏也然
寧無虞其萬一遺漏乎世或有卓然可稱名公碩輔英喆

雄杰其人者而偶不嫻于今代舉業之文有其文矣而或
偶不為有司所識拔則雖有策勛竹素流聲天壤之具何
所用之有老死蓬蒿之下而已又萬一有卓瑰茂異非常
之人不屑應當世制科去而龍蟠豹隱抱膝名山片石栖
真願神飛冥馬又孰從而得之古豪傑若張子房諸葛
孔明王景略李長源並不聞以制科而得躡身樊籠之外
抗志寥廓之上是未免為英雄之所竊笑也隆觀此時英
迹制科布列仕路者固多奇偉豪傑蜚英騰茂增光國家
之盛典其間中庸闢葺之徒染指膏腴溺志青紫捱日停
月無所短長者要亦不少玷科目負國恩將焉用之而草

澤之間懷材抱畧無忝制科之英乃或有氓、汶、布衣
糲食屈首衡茅曾不得與時賢連袂而起並轡而駕白駒
嗚嘆繇葛興歌耳目親記往、有之矣嗟乎維楚有才晉
實用之桓温對面而失王猛乃為符堅所得立功名氏美
中張元負磊塊之氣不遇于宋至走元昊為邊患無已時
唐人有言中原不道無麟鳳自是皇家結網踈蓋管人嘆
之矣制科之設非不可以籠天下英雄豪傑而英雄豪傑
有不盡入其牢籠者當事者可無慮及此乎愚意謂制科
之外宜別立一科以羅天下遺逸真才若瑰竒磊落懷材
抱略智勇文武英傑修德敦行師表人倫之賢經史淹貫

文章鉅麗之士伏在草野為制科所遺者令州里鄉老得
以上聞有司守臣得以辟舉親台至闕下覆核得實果係
真才不次擢用或端委廟廊近侍顧問或仗鉞疆圉平定
安攘遠謨鴻烈終將賴之如郡邑有人何害並舉同升若
其無之不妨絕迹滅響毋多毋泛以開倖門夫天下之事
孰不由人才而濟哉武王成事以一太公齊桓成事以一
管仲勾踐成事以一范蠡漢高成事以一張良昭烈成事
以一諸葛符堅成事以一王猛淮淝之役得一謝安則晉
室太山奉天之役得一李晟則唐祚再造靈武之役得一
李泌則廟簾重光金人之役得一岳飛則●●遁迹國家

經濟豈必事、瑣屑正朝廷靖四方備邊鄙防寇●明賞
罰修刑政肅紀綱移風俗詰兵戎足糧餉皆國家要務然
而用人急矣用得其人何事不理用非其人何事不壞方
今之所最急孰有加于用人者哉隆竊見近世之用人無
論閒秩散地即國家至重大關要之處其所用人不聞博
訪精選擇其人品才具之相應者而用之而恒但計其歲
月循其資秩曰輪推其人應得其處矣曾不計其人之足
了此與否也甚或取其人之妥帖足無悔吝利其人之庸
軟保無抵牾用人若此尚何望其樹非常而報朝廷哉
此方今之大患而當事者之失計也其亦未之思矣

是非

一曰定是非孫叔敖曰夏桀商紂不定國是而以合其取
舍者為是不合其取舍者為非是非混淆自此而起夏商
之亡也忽焉天下之患莫大于是非混淆是非混淆則天
理人心日昧而紀綱刑政失措雖堯舜在上難以治理是
是非非惟義理所在折衷權衡焉天下萬世自有公論而
奸雄小人往往能淆亂之君子以小人為邪小人亦以君
子為邪君子以已所行之事為是而以小人之事為非小
人亦以已所行之事為是而以君子之事為非善文巧飾
力排曲詆變亂黑白眩奪朱紫事彌畔經說彌近理於此

而欲辨之難矣且天下是非亦甚不易定也禪受天下堯舜為之則是而新莽曹丕為之則非放伐人主湯武為之則是而王敦蘇峻為之則非廢昏立明伊尹為之則是而桓溫為之則非輔相居攝周公為之則是而莽為之則非誅管蔡周公為之則是而唐文皇帝為之則非誅少正卯孔子為之則是而鄭子產為之則非坐懷不亂柳下惠為之則是而魯男子為之則非此是非之以人遷也孔子入章甫之國則章甫入逢掖之國則逢掖禹入裸國則裸此是非之以地遷也孟津之役天命一日未可則旋師而歸居二年而紂可伐矣則東伐陳師牧野范增說項梁立六

國於秦存之日則是鄙食其勸漢高立六國後于秦滅之後則非此是非之以時遷也于此而欲辨之又難矣孔子以長沮滌溺荷蕢晨門之徒為潔身亂倫而諸賢亦以孔子栖皇為耽榮嗜進朱考亭以象山明心獸悟為禪宗而陸象山亦以考亭支離瑣碎為俗學洛邑不從武王士大夫商以為義士而周以為頑民曹操凶逆浮于賊莽莽及身而敗遺穢萬世唾罵無已操傳祚數代君臨萬國廟號魏武史臣至列之正統唐牛李維州之議至今尚無定論宋濮安懿王之議當時名士大儒各執其說紛紛聚訟王安石自是其是而盡非天下之人其後蔡京祖述其

說以立元祐黨禁亦亂是非當是時士大夫之見反出石
工安民之下夫是非亦何常之有于此而欲辨之又難矣
自非窮理精義之至者曷由定其衡鑑而毫忽不爽乎超
邁寥廓之品是之則以為超邁而非之則以為放誕放誕
者又或託之超邁繩檢修謹之夫是之則以為修謹而非
之則以為狹陋狹陋者又或託之修謹均一剛直也是之
則剛直非之則強悍均一寬仁也是之則寬仁非之則闊
茸均一坦夷也是之則坦夷非之則淺露均一沈毅也是
之則沉毅非之則奸溪均一有為也是之則立功非之則
煩擾均一行簡也是之則安靜非之則廢弛有文者詆無

文為流俗無文者毀有文為浮華有經術者咲吏事為刀
筆有吏事者輕經術為腐儒家自為門戶人自為黨與各
執已見各持論議於此而欲辨之又難矣廟堂之大事有
云當行有云當止紀法之建立有云當寬有云當嚴刑罪之
加人有云當出有云當入賢才之用舍有云當用有云當
舍兵法之攻守有云當攻有云當守●●之和戰有云當
和有云當戰憑而聽之莫不有一端義理可采焉於此而
欲辨之又難矣豪傑為國家建萬世之議置不易之策而
發言盈庭無所適從搖于衆咻奪於簧鼓則有搯擊解體
而公矣國家何賴焉當事者甚不可不加意于此也

名實

一曰綜名實古者醇朴未散人皆務實臯夔稷契天下真
良龍逢比干天下真忠廣成柱下天下真僊石戶務光天
下真隱西施南威天下真美工倕魯般天下真巧太王西
伯天下真善飛廉惡來天下真惡鬪伯比私于邳女生子
文邳夫人棄之雲夢之澤虎乳之而收養遂以名其子蔡
伯喈為董卓辟舉卓被誅猶哭其尸以死外無諱迹內無
匿情醇疵瑕瑜而不相掩此古人之風也乃今事諱其迹
人匿其情一切物務悉贗而不真矣少年輕俊之子姿性
稍慧略取古人書涉獵一二下筆屬綴文辭輒軒然傲睨

高其舉趾作文人名士意不可一世氣態又或剽竊兵法
象緯高談四座抵掌揮塵便自許英雄面孔或勦取二氏
糟粕稍資口吻遂揚眉瞬目儼然有道氣象此其幼學時
本已不端其後拈弄既久機巧愈熟何所不假乎上好文
學則飾文學以進上好武略則飾武略以進上好性命則
飾性命以進事捷于影响機妙于轉圜如市賈之鬻古玩
器雕鏤妝點悉贗物也為吏不勤政事不拊黔首惟日務
潤囊橐飽妻孥而奔趨逢迎善事上官交結要路其下疾
之如仇讐而其上保之如愛子閭閻之間目為鷹鷂而廟
廊之上名為鸞鳳其家已擁富饒而其身不失貴仕此國

家采名而不采實之過也喜而佯嗔怒而佯咲對面讚頌
背而誑嘲握手相知掉臂胡粵蹀躞而駕隨夷之清豁極
而託龍比之直田實而假廉藺之驢金張而譚巢許之隱
行邪穢于冥、揚高潔于昭、縱人慾于屋漏飾天理于
廣筵攘大利于一身盜虛聲于八表官長狗愛憎而別賢
否銓衡據風聞而列殿晷風之所靡波之所蕩以詐相欺
以膺相給久而成俗類不可挽諸司不修職事而巧彌縫將
帥不講韜鈴而善交結制舉不探原本而騁浮辭婚喪不
按古禮而尚奢侈兵戎不勤訓練而取克數邊警不務力
戰而冒首功當今之世何事不尚虛名乎有識者誠仄仄

憂之矣漢宣帝綜核名實好察得情此時行之救救之良藥也

名實

正俗

一曰正風俗上有教化下有風俗祖宗修德立教化民成俗純龐粹美比屋可封久漸陵夷日趨浮薄前代士大夫有居官數十年蕭然猶寒士草屋布衣步行里閭今則通藉釋褐甫沾一命轉眄之間已田連阡陌家累千萬夤緣賄賂仍都貴顯花臺月榭歌兒舞女甲於郡邑擬於侯王交結有司把持官府僮奴豪橫車騎光祿親朋趨之市井豔之此大丈夫得意之秋其有操厲孤高違時忤俗者則必為鄉黨所姍咲當路所憎疾家既食貧宦亦不達貴介嘗郎拜一官還里中華軒高蓋騶從如雲呵殿如雷父兄長

老走避恐後此縉紳之俗壞也士束髮授書日夜垂涎貴
富望一旦得志而高坐廣廈堆金積玉妖姬變童清訶豔
舞絕不以懷仁負義濟時行道為念父兄之所期待師友
之所訓教亦不過如此而已目纔展數行而已罵伏鄭為
學究心粗通文義而便呼楊孔為小兒陵轍同儕傲忽前
輩夫多習恭謹長而猶慮其放誕窮居負仁義得志猶恐
喪其所守初學如是後何所不至哉又何望其光明粹白
而表著天壤也隆總角時見士子猶多醇謹間有一二猖
狂放逸者同輩且駭笑非薄之今則自號竹林動託嵇阮
使酒罵座少年而凌父兄祖跣嘑蹠白日而行都市人人

皆然在在皆有矣此士子之俗壞也閭閻之間厚妻子而
薄父母狎淫朋而踈兄弟笑貧賤而輕廉耻鮮退讓而尚
爭鬪薄本業而好冶游家無擔石之儲而身披羅綺之服
出則縱飲博之樂而入不問饕餮之需聞一道德方正之
事則以為無味而置之不道聞一淫縱破義之事則投袂
而起喜談傳誦而不已所好生毛羽所惡成瘡痍滔天之
謗忽起于國中頃刻而遍萬口而曾莫知其端之所由起
甚之好亂樂禍而時時藏奸雄不肖之心漸其可長乎此
庶民之俗壞也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向道俗吏不
能辦而賢人君子能之或云風俗之壞如江河下流莫可

挽矣豈其然乎夏俗大壞而成湯挽之商俗大壞而文武
挽之秦俗大壞而漢高挽之皆斲雕為樸返薄還淳轉移
化導之機在上而不在下也君相誠躬先德教敦本尚實
立之標的以潛移默奪而使天下瞿然顧化人心自正風
俗自醇政不在威嚴刑罰起而與之爭也

正俗

審政

一曰審政體夫為政有體張弛寬嚴大小間不可不酌量
也寬非柔靡之謂敦醇厚也嚴非操切之謂精明整頓也
茲兩者常相為用也天地間太和元氣盎然流行造化得
之以久長人物得之以生育治天下者不務敦大醇厚而
急于絞繩峻於束濕刻削天地之元氣而人物將不堪命
于是乎貴用寬而或無節簡事而流于廢弛愛人而傷
于姑息天下玩焉于是貴用嚴肅之紀綱申之法度令天
下攝服而不敢肆天下無以梗吾之化者而後吾慈愛之
心得以宣布而無所壅滯人物相生相養而各得其所寬

者仁之為用也嚴者義之為用也義所以成其仁也天地之于艸木春生之後繼之以秋草木必經肅殺之氣然後根本堅固而來春之生意盛茂天地何意于殺物哉其殺之也所以生之也古人以嚴治國蓋滿腔盎然盡寬仁慈愛之意而以威稜紀法行之譬如父母之于愛子欲其成立則必夏楚督責以成其深愛其夏楚督責也夫豈不愛其子而仇視之哉近世若江陵相純用操切而絕無仁愛之意則是不務成就其子而第仇視之也豈不彫傷元氣乎故寬嚴之間不可不知體也乃若宰相以開誠布公輔毗燮理為體而餘其小節也九卿以端表體國正已率屬

為體而餘其小節也臺諫以繩愆糾謬拾遺補過為體而餘其小節也監司以持憲執法肅僚貞度為體而餘其小節也有司以宣化布德愛民潔已為體而餘其小節也善為政者持其大體畧其小節破去拘攣獸存寥廓此聖主之所以嘉與天下包含萬物以成其大也今之人不識大體往々好蒞人隱微摘人瑣細吹毛洗垢以傷厚道曠世豪傑坐不羈而挂議非常才品計噸咲而得罪大臣而責其行有司之事庶官而求其侵細民之務訐以為直察以為明此其有損于天下國家亦豈小乎古語云川澤納汚山藪藏疾國家含垢語存大體也今務苛求細察而于玷

官喪守欺君負國之大罪。顧反恬不為恠，置不復論。何哉。

審政

懲貪

一曰懲貪競。斲喪元氣，傷殘民命，而釀成天下之既亂者，貪競之吏也。吏貪則必巧，必詐，必酷，百姓以財為命，誰肯拱手與載而樂輸之？官必有機械，設方略，而巧取之民，又必嚴刑峻罰，斬刈椎楚之下，民急于救死，何求不得？私念陰計，吾操守既壞，人議吾後，中怯氣餒，動輒畏人。於是恭而禮貌，孫而言辭，謹而頓笑，多方以彌縫其敗，闕掩飾其淹污，承奉縉紳，以結驩善事上官，以要譽趨迎過客，以免口賄賂當道，以致身囊橐果然。家已鉅富，遂巡之間，更都貴顯，其貲日增，而其官亦日益達，鄉里羨其光榮，小人嘆

其豪傑而其中間有砥礪君子操廉宦拙或自負以為無過而稍以意氣加人不為降屈則仕路譁然目為異物群起而詆毀癥瑕之使之必顛顛零落而後已家既蕭然官復不達摧頹窮巷屈首飢寒妻孥怨謫親朋嘲咲出不為人所禮入而未免無聊自非百鍊之剛有不喪氣而自悔者鮮矣中庸之流見巧貪者得志既如彼拙廉者失意又如此隨波從風靡然褰裳此吏治之所以日汚而元、受害無極也隆竊見上官之評隲官吏者恒曰某細謹某疎闊某溫恭某剛傲某處事停妥某時有舛錯某平易可愛某頗負性氣至操守貪汙即有大壞者亦似視為小節細

事而不甚措意更有巧貪者啗其逢迎即貪汙亦不聞即聞之亦惡不勝其愛吏有拙廉者忤其徑直即廉潔亦不聞即聞之亦愛不勝其惡如是柰何不導之貪也夫貪婪成性者尚甘心以身徇財後患不顧必也贓賄朝而飽其囊三尺暮而隨其後猶想人心莫警吏治不清今掎刻剝削坐擁膏腴而奔走趨承安堵無恙車金輦玉唾手而致通顯矣人亦何憚而不為哉隆見天下士大夫官無論久暫崇卑必有華屋接闌闍良田連阡陌債貨充市肆僮奴溢衢巷大則兼數百家之產小亦不下數十家此貲非從天降地出悉小民之脂膏也財安得不盡民安得不窮乎

故曰釀成天下之禍亂者貪競之吏也夫士君子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一命在身固將以展其抱負酬其平生而有所建立于當世以曜于將來也國家賓興而舉之名曰賢書無亦為其賢且才而以有所建立望之也詎為其賤貧之故而汲々授以貴富之資哉上負國家下負所學得其賞以遺子孫子孫或不肖一擲而盡且以賈意外橫斲使父老指而嘆曰此貪吏之報也亦可謂愚矣古貪吏亦有之必其數歷既久漸致富饒未有如今世士大夫甫挂朝命為一州一縣不數年而家遂倚頓者官人坐堂皇問民事盜一錢者罪櫻一金者罪其身櫻盜千萬誰為罪之

平旦自省不知亦嘗內媿否乎廟堂之上必重賊貪之罰首下明詔飭法令考覈吏治最先論其操守何如而後及其他有犯者重則誅其身籍其家次則戍配如是而貪風知警吏治斯清而元々庶其稍蘇矣

懲貪

弘德

一曰弘德意上帝以好生為德既生萬物慮其不能長育生乳以哺之慮其饒生五穀以食之慮其寒生桑麻以衣之日月以照臨之雨露以滋潤之陰陽寒暑以節宣之覆幬保愛若斯之至也物生而不能仰體天心于是乎爪牙搏噬手足攬鬪梟智傾害作過造孽亡有窮極天又生聖賢君子剖藩籬剗人我六合一家萬物一身一夫不獲若蹈湯火一物失所若負芒刺施仁布德立為人榜樣奈之何衆人為利慾迷蓋喪失本心貪狠驚害而德意漸滅也夫有陽德有陰德陽德者公行仁義拯世澤物天下頌之史

冊書之所謂立為人之榜樣者是也陰德者若耳鳴已默知之而人不及聞潛行密積不求聲名不要福利世人無從表揚讚頌而天心簡在書名上清尤善之善者也貧賤之士布衣糲食雖有仁心澤不及物一命之士苟存心于愛人于物必有濟等而上之若為監司則有利濟一方之權可以澤及一方若為宰相則有利濟四海之權可以澤及四海若帝王而有施仁布德之念天下之事惟吾所欲為而誰為阻捍者天下頌之史冊書之而上帝亦敬愛之吾為德而不為惡澤物而不害人清夜之間反觀內省亦必有泰然而自得者矣人生為食則烹羊椎牛一飽而外

無加為衣則垂羅曳縠一縑而外無加為子孫則子孫之生各有命焉一旦屬纊蓋棺吾不能有骸骨而又安能復顧吾子孫一木戢身萬事都已金珠寶玉不可為殉即殉于朽骨何與焉而作過積業以豐崇之也夫使為德而必飢寒以死良亦人之所難為德而衣食未必乏絕人又何憚而不為乎即不為德而惟利是視口不能饜萬鍾體不能勝千箱泉湧山積將焉用之往、傷方寸損福德犯公議負神理而競利害物亦弗思甚哉隆顯上而帝皇下而公卿士大夫采芻蕘之言廣好生之德隨其力量所及而行吾心之所欲為日積月累昇濟神明猗與詎不休哉

輔德

一曰輔主德人主者四方萬國之極也譬之一身人主者
心也四方萬國者四肢百骸也心正則四肢百骸皆理心
亂則四肢百骸皆亂此必然之理也人主深居九重君門
萬里行一善事則四方萬國父老子弟聞之而鼓舞慶快
讚頌聖明行一失德則四方萬國父老子弟聞之而搥擊
惋惜仰屋竊歎王德無瑕朝政修舉百官奉職萬民樂業
四夷賓服雖有莽操大奸潜伏草野好亂樂亂窺伺覬覦
而君德無失朝廷有道自足消折奸萌抑絕非望無隙之
可乘何變之敢圖盡皆老死草澤作耕鋤租稅之良民矣

如其君道多失穢德章聞忠義腐心豪傑解體奸雄乘之而生心焉天下始有事矣秦始王吞六國一四海而暴虐好殺斬木揭竿盜賊蜂起王莽盜漢鼎篡大位而凶殘擾民人心思漢敗不旋踵宋藝祖欺柴氏孤兒寘婦陰圖密謀陳橋猝變盜取周祚此不在奸雄操莽下而既得天下之後忠誠待人仁厚澤物閭閻赤子戴其仁恩武夫徒將消其驕悍遂以傳祚數百年夫以人臣一旦為天子名義不正人心未附而能修德行仁天下且帖然歸之而事以大定何況守成人主憑藉先澤苟德義不闕恩信有加天下之治豈不泰山而四維之哉上下古今其世運昌隆皇

路清泰者必其主德休明也其雲擾鼎沸縣寓喪亂者必其主有昏德也夫人一身寧有神明憤亂而肢體得安又寧有心君泰定而舉動乖錯者哉今輔養君德在二三講幄儒臣隆聞經筵日講第記誦舊文成說塞責于主上之前文有格字有限格限而外不敢多設一語多談一事所陳說務選穩妥庸熟套語以進其間稍涉侃直觸忌諱者絕口不敢以譚相沿既久莫有變更如是而何以長主上之聞見聰明而充養其德性乎願列在講筵諸君子自此以後奮然相約務以納誨輔德堯舜吾君為已任講說書程而外與主上從容譚叙人主如何則聖如何則昏

天下國家如何則治如何則亂清心寡慾勤政愛民則世
饗治而君介景福荒淫燕樂縱肆苛虐則民受荼炭而主
逢憂災凡往事之得失古今之興亡四方之風俗民間之
疾苦君位之艱難人心天命之靡常固不劇談詳論以悚
惕省悟人主驟而若是似駭聽聞人人進講日日皆然漸
習而安之不覺其入主上日惕正論則非僻潛消日聞古
今則識見愈鍊達四方之風俗則壅蔽之患不生識治忽
之無常則防保之心自切君德成而治安可久矣講讀侍
從諸賢柰何而不一念及此乎

主德

破格

一曰破常調語云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拘翦曲
局此非所以預于瑰竒廓落之觀也吞舟之魚必不經鯀
鱗之罟函車之獸必不入狐兔之窠拘翦曲局之見必不
足以得非常之人漢武帝詔曰馬以蹄齧而致千里士以
負俗之累而立功名泛駕之馬斲地之士亦在上所馭之
而已大哉王言此有英雄之氣馬管仲之行類頑鈍無耻
一旦而佐桓定伯雄豪哉烈々千古矣淮陰不羞胯下之
辱小人賤隸所不齒而誅項興劉氣蓋一世若以胯下一
事而輒辱丈夫子目之信老死漁釣矣朱亥屠劊毛薛博

徒耳信陵輕身就之折節下焉士竊々焉笑之當時豈無
我冠博帶高視濶步之流信陵不詣也而卒之宣勞展籌
助公子赴義急難風采聞于天下者即當時之所竊笑者
也戴淵周處亡命無賴之徒奮臂而起為晉室重臣傑士
忠義慷慨照耀今古如以東山絲管病讞安則却秦寧晉
功烈亦泯沒無聞而安一風流浪人而已今人之識大都
過于曲局恒在坐立揖拜嘖咲啗皮毛相天下士而不
知寥廓偉觀得士于牝牡驪黃之外固究竟人奇材大節
而好指摘人細尤小過苛求不已其用人也不知非常之
人須破常調不次用之而惟以資格日月為斷資格以待

中人豈可以待非常豪傑乎傳說一離版築便拜輔弼韓
信起行伍一登壇而輒握大將印若拘資格何年而至將
相耶又胡以光輔商道興起炎劉也或曰破格之事以待
非常之人今時未必有也以非常處常人可乎嗟乎天生
豪傑何代無之軒后承符則有風牧神堯撫運則有夔龍
成湯宰世則有伊尹文武受命則有旦望漢高創業則有
三傑光武中興則有耿鄧昭烈繼統則有諸葛晉元續緒
則有王謙符堅成事則有王猛文皇致治則有房魏肅宗
定亂則有李泌藝祖紹祚則有趙普高宗定鼎則有韓岳
一人將興一事將集天必生英雄豪傑以肩之風雲湊會

龍虎嘯咤功成名立流耀無窮豈以今日堂堂天朝山川霽秀無改於昔也而遂收嚴絕响杳無其人乎有之而恐肉眼皮相者不識耳世有非常豪傑抱負瓌竒胃次灑落抗雲鳳之志謝壤蟲之心挾神龍之姿乏蠶蛭之智修屋漏而忽廣庭務大節而略細謹不屑效世人偃僂唯諾嚙啗纖趨以媚時眼而諧俗情夏蟲并蛙未有不對面而失之者以桓溫之明而失王猛以文正之賢而失張元况下此者乎夫負薪擔菜此農夫之事耳若舉函牛之鼎則非貴獲不能天下無事庸人布列談咲高枕而無虞一旦有事非豪傑莫能辦豪傑者有事之貴獲也世無函牛之

鼎則貴獲屈首曾不得與負薪擔菜之夫同列若舉巨鼎而頓之田夫肩背之上有不立見推拉者邪斯其時貴獲之能見矣世不患無豪傑患有豪傑而不能用安期長策不售太栖真海上徐洪客英略不用卒老泰山鴻冥鳳舉固常格之所不能得也今南北稍有事世之所須豪傑急矣當事者慎無謂世無人哉大臣貴僚多尚簡貴嚴重不以色咲假人卑官屬吏相見逡巡屏息莫敢仰視簿書應答而外不能多置一語又絕不敢談及天下安危旣福忌諱之事及薦舉個儻非常之人而大臣貴僚亦絕不延接山林艸澤布衣野客咨訪異人豪士間有延接者乃是贗

又
不
以
外
不
能
多
置
一
語
又
絕
不
敢
談
及
天
下
安
危
旣
福
忌
諱
之
事
及
薦
舉
個
儻
非
常
之
人
而
大
臣
貴
僚
亦
絕
不
延
接
山
林
艸
澤
布
衣
野
客
咨
訪
異
人
豪
士
間
有
延
接
者
乃
是
贗

山人之流以其縉紳故交書刺掃門伏謁奴顏婢膝干求升斗而去此個儻非常豪傑所以閱影滅迹而不肯往也愚意在外節鉞大吏宜留心此事密求博訪恢廓氣度結納豪傑之心使天下知為夫：可與共事者士樂為用若徒以官秩自大倨傲修飾士有望轅門而遠遁耳何能得天下士即有所得亦不過奴顏婢膝之徒可以鞭箠笞使者一旦緩急何賴乎馬伏波望見公孫子陽一咲掉臂而去非豪傑不能用豪傑矣重裘非一狐之腋太平非一士之略已未必豪傑而欲閉門獸坐自建偉功吾不敢許也

破格

擇勝

一曰論形勢我 國家自

高皇帝定鼎金陵曰南都其後

文皇帝遷都燕京曰北都兩都並建遙相控制規模宏遠

矣居南都則與北方道里遼遠殷援不及一旦

猝難策應大河以北不無可憂居北都則據

扼之咽喉北既無虞南益高枕豈非千萬季之長策

哉然 皇居密邇 庭不過一二百里可謂近驪龍之淵

據猛虎之穴矣方國家全盛彼固俛首歛迹鞭箠使之奔

逐豺獸不異家畜倘一旦我有罅隙可不慮其爪牙搏噬

乎烽火之烟百里相望。騎長駟朝發夕抵，往年庚戌之事可鑒也。自今計之，中國威命靈爽攝伏，人歎貢效順之不暇，而何變之敢圖？天下事固可無論矣。萬一變出意外，我進心焉。吾能保將帥謀勇士馬精強，城堞堅完，攻守有備而萬全無虞乎？如其動出萬全，天下事又可無論矣。如其未也，可無深憂哉！天祚聖明，必無他患。然不恃人之不侵，而恃吾豫備之有道，此當事者之所宜講也。燕樂毅六月而下齊七十餘城，田單守即墨攻之三年而不下。安祿山之亂，河朔以北無堅城，馱顏真卿守平原，諸寵響應攻守之事，惟在得人也。明矣！愚意本兵團營及職方

郎中皆當慎選文武謀勇忠義之臣才猷素練譽望素著者，或推之中外，或起之田野，務得其人，則戎機兵政咸舉之矣。職方郎如本部難其人，須博選之，別衙門務得折衝運籌之士，隆所深恠者當今如此要地，恒循資捱格而用之，不加掄選，甚非所以重武備安國家也。京營將士多以請托債帥得之，不聞用熊羆之臣，選韜畧之士，兵卒徒冒衣糧充行伍，不閑訓練，不任干戈。一旦有警，此曹何足恃乎？選將練兵講武修具務行實事，毋飾虛文。時務急矣。九邊防守皆為切要，馱宣大薊州為肩背，遼東為左臂，距京師不遠，主山海關喜峰口密雲峽石古北口一帶居庸迤

南至紫荆關乃騎出入最密邇都城宜增設重兵選用
豪傑以備緩急以北則順天有巡撫以南則淮安有巡撫
道里相距千里一旦有急南北隔絕偵探難通應援莫及
慮不至此不亦踈乎愚意徐州乃南北咽喉之處古英雄
戰爭之場土風強悍人物沉鷲宜增設一開府重臣帥精
兵數萬控制彈壓北通燕齊南接淮泗脉絡相通指臂相
使豈非國家長策哉何無一人謀及于此也

擇勝

防邊

一曰議邊防邊事之壞也非一日矣趙有一李牧則人
遠遁漢有一霍去病則幕南以空今邊塞大帥率以黃綠
賄賂得之多市井狡猾之子踈于訓練而工于交結怯于
戰鬪而巧於彌縫日務剋剝軍士侵漁糧餉外以媚仕宦
而內以克私囊所召募兵卒又多用請託受賂老弱羸
之人初補則有見錢散糧則有常例身不習鞍馬手不任
弓刀觀烽火而搖菟聞鼓鼙而喪氣邊警不動將帥高坐
營中燕樂調舞一旦騎侵掠偃旗息鼓抱頭匿影不敢
吐氣又何望其交一兵燹一鏃乎偵人然劫搶殺邊民

滿欲而去度出境已遠然後起而揚旗擊鼓詐為截殺狀
拾棄弓疲馬以為斬獲甚或密殺我邊徼老弱以充首
馬上飛報奮勇血戰而奏捷獻功矣噫可勝嘆哉今欲整
頓邊事須痛革白徒債帥濫竽充位精選驍勇絕倫智計
深長若頗牧充國其人者登壇握符偏裨必慎卒伍必精
毋繩以文法毋牽以中制使得展布其四體而責其成功
塞外金湯于此焉賴矣夫良將之材何代無之亦未必多
有散在四方伏在草莽當事者豈能高坐堂上與一二僚
案咨訪議論而遂唾手得之哉必令天下守土之官得各
舉豪傑將材集之闕下明試簡用或起徒步而登壇或從

偏裨而掛印苟得其人無不可也其本尤在典樞筦者秉
公持正洞照邊情有以交關結納來者庭黜其事痛懲其
人有縱賊逸事斬邊民以冒首功者必誅無赦其果血戰
立功揚威沙漠者力請之 廟堂非常旌賞以酬有功仍
頒示各鎮以為將士勸信賞必罰聖王御將之道也愚聞
正德中北 突入宣大寇白羊口南逼居庸賴本兵王恭
襄方略預備 駭慄遁去成化末年海西 犯遼東本兵
馬端肅排陳越之議赫然命將出師討 斬馘皇靈大暢
嘉靖庚戌 薄都城本兵丁汝夔庸軟無策督帥仇鸞跋
扈驕悍俾 殺掠得志而去由前數事言之邊事之在得

人也明矣夫中國之不能與敵非一也騎之來煙沙
昏黑偵之約若干里莽不知其數我軍散在各邊鎮而
聚一處以攻我猝難呼合馬高大驍騰又腥穢難近中
國馬遇之輒狼狽飄忽馳逐性耐飢寒好殺樂鬪不知
畏死我以火藥砲彈衝之所殺傷不能一線路如萍藻焉
斯湏而合直前如故我軍怯鬪怖死不敵明也糾合聚
謀定而入寇偵卒一報烽火一舉迅疾倉皇相顧失色
我氣先奪兵未及交而主客老壯之執已分因糧于我
我裹糧而趨彼逸我勞彼飽我飢我有文法三尺勝敗內
顧束縛之憂而第馳騁快意無復首鼠顧慮然而我誠

得良將統御六師則扼其吭而笞其背又自有不難者何
則而我人也猛虜魚然爪牙非不可畏而人率制之
獸固弗勝人也英雄豪傑以一片慷慨忠義之氣感激六
師而平日結以恩信人樂為死又審攻守進退堅瑕明陰陽
吉凶生死察藏機設伏變化不足慮也最要者目不見
常若大敵在前大將與士卒同甘苦士飢弗食士寒弗
衣士病已病士憂已憂時而閑練勤而講武上下之間呼
吸痛癢靡不相通一絃于法必行無繼戰而有功雖微
必錄以此禦其誰難我此庸將之所昧英雄豪傑之所
洞曉也國家得是人而用之何患我

和戰

七曰論和戰王者之御大要兩端非和則戰非戰則和中國與戰譬之人與猛獸角勝之不武不勝則所損已多於是利用和通夏之好保境息民海內樂業此和之效也然心巨測和可常保乎我狃于和武備撤而不修兵事罷而不講一旦敗盟竊發神氣昏亂手足失措此危道也則宋南渡之轍可鑒也和不可恃非力戰而大創之無以威遠懾敵於是利用戰盡北徙馬絕南牧皇靈聖武大暢遐荒此戰之效也然既衰弱我亦疲敝民命殘于鋒鏑國賦耗于糧餉非我福也則漢武帝之事可

鑒也兵不可窮武不可黷誰能不和要使和之權常在我
物極則反執窮則變誰能不戰要使戰之權常在我徵貢
責幣無可奈何惟■命是從則和之權■操之矣和不如
意投袂而起尋干戈相向則戰之權■操之矣和戰之權
■操之則戰立見害和不見利日以和款我而我備益弛
日以戰恐我而我氣益喪困也必矣故善謀國者且毋論
其和與戰之若何而惟日夜孜孜汲汲選將帥練兵士修
戰具增城堡明恩信嚴賞罰進可以戰退可以和■如桀
驕抗命則陳師鞠旅問罪討逆戰之權在我如愬而款服
則捲甲回戈更尋盟好和之權在我貳而討之服而舍之

卷舒伸縮惟我之命戰而不忘和無多求勝和而不忘戰
無為敵窺制馭長策莫過于此矣我國家邇來與■通貢
市講和好頻年邊境可謂息肩乃去歲■漸叛盟入擾西涼
議者謂■之性反覆靡常和尚可恃乎宜急興師征勦
大創■心不知無必勝之策而輕絕盟好嘗試一逞非完
計也又謂戰不可試和不可絕宜益修舊好無弃前功不
知■向與我和一朝背之舉兵犯境盟不足恃也為今之
計宜權與和如初而益修戰具戰具大備事體萬全如■
不渝盟無妨修好彼釁稍起王師赫然兵法所謂致人而
不致于人也宋人惟狃于和議而罷兵徹備所以一跌而

不收昔人謂金始終以和愚宋宋始終以和自愚有天下者監之哉夫佳兵者不祥之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老氏言之和我五利晉魏絳言之和盟可恃何樂於戰乃若宋與金和寇至則閉門束手惟命是聽括金帛貶名號禁不敢發一矢石寇退則酌酒相賀上下恬然絕不以備邊禦敵為事和與戰兩失之安得不至狼狽為國家計無論縉紳之儒介冑之士皆當言戰耳國家養士忠義慷慨豪傑不乏如金人侵宋將士彎弓礪刃而奮然思一戰者塞滿都城內外李綱一書生帥師出戰無一不捷廟堂失策禁不許戰將士無不憤惋扼腕安可謂中國必不能戰乎

必也選將帥練兵士修戰具增城堡明恩信嚴賞罰人思奮時可戰如請和不妨許之不損吾中國之財不傷吾中國之體各保盟好息肩兩國如是則許之若稍跋扈貪婪有所求索便勅將士躍馬耀兵力戰大創窘請和然後又許之此豈非和戰之權常在我乎我以戰為和知我能戰和斯可保不敢言戰惟恐以戰怒敵和議不成知我不能戰其慾無饜和反不可保宋惟恐以戰怒敵而一意講和宜其卒保無事而何竟至破敗也吾想宋朝誤國諸臣當時罷李綱禁將士出戰力主和議其所以日夜恐嚇人主者必言戰必無幸戰而怒和遂不成

大事去矣人主為其言所恐動禁不敢言戰一意求和畏
如虎豹惜如琉璃宜人德我永願和好去不再犯
何終至都城破滅二帝北轅也惟一意主和終受虜人之
患而和亦不保不如悉力一戰發抒華夏之氣而和反可
堅以宋事狼跋之時若專用李綱展布佯遣使議和以緩
其兵時遣將出戰以創其意援兵四集內外夾攻可以得
志孤軍深入持久我以和款之以戰致之水土不宜求
欲不遂勤王兵集聲援大張必求和求而許之必不屈
辱而又邀其歸路追而擊之使其狼狽出境一舉不得志
憚于再舉此綱之力所必能辦而朝廷惟怯奪氣奸臣沮

之罷綱不用痛哉聞去年西涼之役與講和求頗無
饜我已曲意順之絕不聞訓厲將士思奮起一戰之此
舉可謂得志太矣能無虞其再舉乎竭忠之臣畢智之士
所為臥不帖席者也諸君寧謂是高枕時乎

和戰

任將

一曰任將帥夫前所謂債帥白徒游食浪子不可用宜罷而慎選豪傑良將既得豪傑良將不可不知所以任之之道也豪傑之士其才練其識明其神定其氣壯平居恂降顏屈體柔若無骨一朝提劍而起嘯咤風雲拍麾雷電萬夫不能當東山咲傲不離聲伎事變當前棄妻子如敝屣意氣足以鼓壯士恩義足以結人心機權足以應倉卒忠義足以輕死生用之建牙握印禦敵籌邊必能鞭撻四

■鎮安疆土為國家長城然必委任專一不從中制使得展布其四體盡罄其才猷然後可以責其成功安攘庶定

若將在閫外權從中制拘以文法束以常格凡所厝注動輒掣肘未見利害之形而羣咻已隨其後方有奮迅之氣而三尺已撓其前雖管葛良平救過不暇尚何望其成功乎猛獸籠在檻穽宰夫之任耳縛賁育手足則女子先之矣漢馮唐謂文帝曰上古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閫以外寡人制之閫以外將軍制之軍功賞爵皆決于外李牧是以北逐單于破東■滅僭林西抑強秦南支韓魏今魏尚為雲中守其軍市租盡以饗士卒匈奴遠避不敢近塞■曾一入尚率車騎擊之所殺甚衆上功幕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

下下之吏削其爵罰及之由此言之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在漢時已如此何況今日乎秦伐楚王翦云非六十萬人不可秦不聽以二十萬人遣李信：大敗而還後竟如翦議乃滅楚翦老将知兵者其于衆寡之執審矣若伐楚不必六十萬人翦必不力請必請六十萬人以非此莫能勝楚：六千里最強大國也今■兵常聚而我邊鎮兵常散衆寡常至不敵邊兵宜增者增之勿拘舊數勿以兵餉不足為解即邠移曲處亦勢所宜然若惜小費拘舊數守將酌見其當增以為請而朝廷執而不從則難以展布矣古人云財者上之所輕而死者士之所重上不能

捨其所輕而奈何欲得其所重士誠畏瘡出戰飲血抽戈捐
軀畢命于沙漠之場以求尺寸功一及不支立作枯骨矣
上則希一命以榮其妻孥下則望金帛犒賞以博一醉飽
諺云重賞之下必有勇夫今無事之時衣糧或不以時給
三軍整未免凍餒而欲望其斬寇立功揚威絕域難矣
血戰有功斬獲首[■]賞勞宜厚以激勸壯士乃文法之吏
不知邊情遷延稽緩斬而從薄主將欲厚犒則苦無錢糧
欲加爵秩則上請不允戎士奈何不怨憤而解體乎又胡
以望其後效也議者謂國賦不充靡費互惜堂堂天朝
飛輓糧餉大都備邊為急軍國費用孰有先于此者即他

用宜省賞不可缺邊士以血戰易犒賞當其功何言濫
糜國家歲輸[■]無筭歎不可以此節減以厚我戎士乎厚
戎士而作其氣不猶勝徒饜虜狼之喙哉當國者誠深念
及此而一旦厚邊士衣糧犒賞明示以朝廷優卹三軍之
意介冑之夫必闐然謹呼奔走曰朝廷待我曹厚願以死
報國摩拳奮臂勇氣自信即此一舉減[■]安邊之機括在
此矣天下之事有先利而後害有先害而後利有利害相
半者智士籌之自有妙筭良將有所舉動或利害都未見
或先微見其害文法吏不深答其究竟如何而輒譁然異
議責讓訶立至何任事之為甚至有萬全無虞卓然足

為安邊長策者而誤指以為失計或瞋其謀適不自己出
從而破沮毀敗之老成謀國往、為後生喜事好議論者
所撓壞如趙克國之策非魏相在內主持必不能奏功故
世非獨為將難任將者難也游閒小人夤緣而得將帥所
長獨奔走趨承交結當事者喜之其言易入豪傑良將風
采凜然體骨不媚不善交結直以職事相關白或疑其亢
厲讒間易生嫌隙易開將且不得安其身矣而况于立功
哉當事者宜以魏相為法使克國得竟其功烈此社稷之
福也不然小人既無遠略良將又苦難合邊事有壞而已

任將

論戰

一曰論戰法中國與●●戰較之古兩軍對壘不同中國
兩軍對壘有陣執隊伍開合進退●●不然虜所恃惟騎
馬衝突泉湧烟奔衝突而來我軍支持不定陣脚一亂立
見披靡須時操練精強主將恒諭以豪傑忠勇報國立名
作其意氣與同甘苦飲食賞勞務從恩厚結其心腹主將
亦自真辦一片殺身報國肝腸以為三軍倡而又嚴軍法
號令胡騎衝突而來戒不許輕動有一人輕動者斬無赦
前隊精選勇力敢死士或用長鎗或用長刀列如堵牆●
騎突前如撼山岳堅不可動彼一衝突格不得逞銳氣已

盡徐前直砍之我主彼客我銳彼怯無不得志斷不可望
虜便前輕試衝突陣執一亂勝敗不可知矣昔郭子儀破
安祿山●騎用八千軍執長刀如墻而進韓世忠破金虜
拐子馬用五百人執長斧上砍人胷下砍馬足長刀長斧
虜及未至身我刀斧已及必勝之道也古法怯者在前勇
者在後怯者嘗敵勇者收功若與●●戰不然須選最勇
者在前勇者勝虜前軍得利我氣百倍怯者亦勇若怯者
在前虜騎一衝前軍撓沮後雖驍勇亦不免奪氣矣●騎
如烟我軍勝之最賴火藥如佛郎機鳥嘴銃之類攻打虜
人此為長技但●衆不知畏死火藥攻殺●衆稍開須臾

復合恐火器有盡難以全仗宜于長刀長斧之前列火藥
器具攻打稍盡號令一出火軍立開刀斧立見列如堵墻
劄陣則堅不可動砍殺則銳不可當火攻之後又用此法
萬全之道也●犯一處常患●衆我真衆實一分我氣先
奪故須就九邊各處地方關口城堡相附近者互為策應
●犯一處數處附近官軍齊到策應一遇●警烽火初起偵
探得實●將犯某處本處守將一面整擗軍馬一面急報
附近相應策應地方官軍起兵策應我軍有所恃勇氣自
倍如于肅愍當土木之變保守都城調度兵事以涿鹿保
定真定易州地方密近京城雖有衛所官軍勢孤援寡奏

遣都督劉安統領京軍往來巡視以張形勢以寇深入
必先攻犯白羊紫荆倒馬等關口將調撥京軍與同原衛
官軍相兼隄備仍將涿州原操官軍策應白羊口易州保
定官軍策應紫荆關真定官軍策應倒馬關聲勢連絡彼
此應援前朝智謀豪傑已慮及此矣一處失事附近策應
地方連坐相倚如唇齒相使如指臂勝則萬全敗亦不至
狼狽兵家所謂犄角孫劉之所以破曹也至臨敵出奇隨
機觀變則岳武穆所謂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敵執無常形成
法不可泥也而其本則在于主將奮厲忠義忘身報國輕
死生則氣自信氣倍則神自定機權智略應變無窮勝敗
之形未分而成美已了然于胸中矣此萬全之術無敵之
兵名將之所能獨擅也

論戰

論兵

一曰論兵機者變也。變無窮也。夫數止五，然而五數之變不可勝窮也。敵止五，然而五敵之變不可勝窮也。色止五，然而五色之變不可勝窮也。味止五，然而五味之變不可勝窮也。奕必以執，然後一局二局至十百千局。迄無定執，必定執以臨局，鮮不敗。醫必以方，然後一劑二劑至十百千劑。迄無定方，執定方以修劑，鮮不誤。兵者法也。法者律也。攻守進退，坐作老壯，主客彼我，堅瑕強弱，遲速緩急，合散皆有法焉。風后、太公、黃石、孫武、吳起、韓信、白起、楊素、李靖，其最精者也。用兵無法，謂之野戰。野戰者，遇敵不知

兵則可圖僥倖。遇節制之師則不支。故法不可不講也。然而機會變于須臾。勝敗在于呼吸。我以成法臨敵。人之來或出吾成法之外。膠柱調瑟。必無季矣。練列陣之法。熟馳突之方。明開闔之宜。審堵墻之勢。用之平原曠野則可。若遇溪山險隘。狹巷叢薄。則無所用之矣。藏旂設伏。偃旗息鼓。羸師以餌之。佯北以誘之。伏師一起。或衝其中。或乘其後。背受敵首尾不救。迅雷飄忽。敵氣沮喪。此奇兵也。施之險隘叢薄。則可。若遇平原曠野。一望浩衍。則無所用之美。實則示之以虛。衆則示之以寡。強則示之以弱。以誘敵。驕虜使懈弛而不為備。故孫臏減甯。闔廉羸師。然恐敵

人知兵。窺我之有所匿。而給彼。而堅壁不動。則我計窮矣。虛則示之以實。實則示之以虛。衆弱則示之以強。以張威懾敵。使疑思而不敢乘。故虞詡增竈。檀道濟量沙。然恐敵人。有智料我之無所恃。而虛張。而果于一逞。則我危矣。弱者在前。強者在後。弱先嘗敵。強者忽起而取勝。此一法也。然恐前弱一敗。後強之氣。土崩瓦解。不可不慮也。強者在。前弱者。在後。強先取勝。弱者之勇氣自倍。此亦一法也。然恐強者在。前偶不勝。後之弱者。氣益挫。而不復能振。不可不慮也。勁敵在前。恐我氣不振。主帥宜奮勇鼓舞。直前無退。然一鼓再鼓。以至三鼓。恐銳氣易衰。而乘我。後

以濟于是貴養威蓄銳徐而鼓之徐而鼓之則又恐我師
遂以萎蕭而終不能振兵有當按定持久老彼之師以萬
全而坐困敵人者若誤用兵貴神速之說輕敵速進或至
潰亂而不收兵有宜速乘機會一戰而成功者若妄主堅
壁持重之見彼勢既定我氣已衰然後從而攻之晚矣先
主連營故敗于陸遜曹操連艦故燒于赤壁法宜散處也
若散處而勢不連絡緩急之間首尾不應彼此失援則危
道也之死而生之亡而存置之窮絕之地士知必死轉而
力闘以死命制生命必勝無疑然必主將知兵士卒素練
乃可成功不然死地當其前大敵促其後有束手駢頸而

已法云歸師勿掩窮寇勿追獸窮則觸士窮則鬪我已勝
彼望風而逃而我窮追之不舍彼計無復之還而與我
致死召後患而喪前功故云勿掩勿追也若事有必當乘
破竹之勢為削草之謀乘勝長驅邀其歸路滅此而後朝
食者而徒狃于窮寇勿追之說坐失機會養虛遺患不又
左算乎王剪必請六十萬人破楚而歸符堅以百萬之衆
敗于淝水剪善馭而練堅屢勝而驕用衆不可以執一論
也李陵以五千卒敗降匈奴班超以三十六人橫行西域
陵屢戰深入氣盡而敗超相機畜銳謀定而發用寡不可
以執一論也寘而我氣先奪則如以卵當石氣定而出奇

以制敵一可當百百可當千千可當萬衆而整且堅則如
以泰山壓卵兵多而無紀律亂而不整潰散或立至以智
遇愚則智者勝以智遇智恐我之計畫敵亦及此以勇遇
怯則勇者直擣之取以勇遇勇不足恃當以計勝彼逸
我勞彼飽我饑彼主我客誠慎其謀作其氣不須更而堅
瑕之形遂變彼勞我逸彼飢我飽彼客我主其謀不減其
氣或餒不呼吸而勝敗之勢已更偶有小敗氣不為挫或
一奮而大捷得于小勝其志輒驕或一跌而大潰敵有必
勝之具而我善取之勝具反為我用我據上游之勝而敵
巧乘之我勝反為敵資出其不意彼手足無措攻其所必

救彼意氣先亂機不可失隙有所必乘時未可動銳有所
必避以翁為張龍蟄而雷動以弱為強處女而脫兔影上
而所其下猝不及備衝前而繞其後驚以為神是皆所謂
奇兵也然因地隨時臨機赴會要須有妙用苟機不活而
用不妙則之數者亦悉死法也嗟乎事變倅來機權急應
書之所不載法之所難傳非可以先圖預設者英雄豪傑
靈竅所出天下之事變無窮英雄豪傑之應變亦無盡必
也以某書求其法以某法應某事固我是拘勢而矣執方
而鑿者也趙括徒讀父書而不知變馬服君之所不許馬
謖最善譚兵玄德以為言過其實故兵貴知法貴合變

法稟乎古者也。變妙于心者也。孫子之所謂戰以正合以奇勝也。李靖之所謂正兵受命于君，奇兵將所自出也。武穆之所謂運用之妙存乎一心也。試觀古人之隨機應變出奇無窮，是誰記之而誰傳之哉。

論兵

召募

一曰議召募智謀勇略之士固不多得亦不乏絕非廣蒐博采不可得也。以隆所見士之力舉千鈞熟諳韜畧攘臂掀髯常思起而一自效者頗有一二人焉。尚居窮巷布衣埋沒此外不及見而散在四方伏在草莽者不知幾何無為收拔而建牙擁旄揚々得志一時者或反多庸劣之後國家一旦有事此曹安足恃哉。必也行令各處所司官負各行召募或遣官分行四方召募天下英勇每一處多者數人少者一二人無其人即已務選其也。文武全才謀勇兼資堪為大將某也。熟讀兵書洞曉機宜堪為參佐某也。

精通武藝驍勇絕倫堪為戰將上之樞府簡而用之天下
士知上意向如此必且奮袂而起來集闕下向風慕義干
城熊羆布滿邊塞何憂虜乎誠下只尺之書頒召募之令
而四方英勇竄然無應者則隆請受妄言之罪九邊軍士
多老弱延羸不任干戈徒充行伍冒濫衣糧虜人一臨如
驅羊豕將焉用之宜敕令所在主將召募丁壯勇士以實
軍營冒濫老弱以次漸革軍數寡少者許稍增設無惜軍
費仍遣官巡行各處嚴加查覈其有不行着實召募更易
尚存老弱虛文搪塞者重治不貸如是則疲卒盡為精兵
所在悉稱雄鎮退可以永保金湯進可以長驅虜塞而

國家千萬年太平之業在是矣今狃承平時和議邊防兵
事大壞極敝非選將練兵力行整頓而欲僥倖萬一于無
事何可得哉厝薪積火此有識之所以興嗟也

余之所論著十九事六據所見一得而言之非敢謂宇宙
內事方今急務盡于此也亦非敢謂其言皆當其策皆可
采錄也生今之世食土之毛進而用世其用不效而早退
退而修身其修不勤而無成徒以辭賦為勲業以雕蟲為
壯夫是天地間之一蠹也故稍取世事論次之當世有采
其一言一得或遺之後世而後世有采其一言一得者于
世道不無少補以庶幾少寔虛生浪死之謂賈生身死而

後其說稍用是作者意也

四明李氏友愛

堂家藏原板



